



让击筑之声在水墨点染中荡漾开去

合肥 王玮

两千多年前，太史公以其纵横洗练的史笔，书写出这一曲慷慨苍凉的悲歌，这悲歌伴着荆轲踏上刺秦的道路，响彻长空，又一路飘荡，在这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回响，在每一个呼唤侠义的时代上空萦绕，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记忆和骨血之中。两千年后，一部与之呼应的漫画作品横空出世，漫画的作者郑问先生，以现代的故事表现形式，重现了当年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，当图画与古老的文字相碰撞，漫画版的《刺客列传》由此诞生。

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，侠客文化一直是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千百年来为其称咏的诗篇、传奇数不胜数。追本溯源，司马迁正是那为侠作传的第一人，他以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五位刺客为代表，以奇崛的文字写下了那五段惊心动魄、波澜起伏的故事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的时代还需要侠客吗？在郑问先生看来，显然是需要的。他的漫画，多以武侠、历史故事为题材。漫画版《刺客列传》以《史记》中同名篇目为蓝本，以图画的形式重现了五位刺客的故事，画风诡异明丽，笔间更隐现出一份豪迈洒脱的侠意和热血，透过色彩、造型和狂放的走笔，衬托出生命的跃动感，将司马迁赋予文字中的冲击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。在这部漫画作品中，他通过中

性面孔衬托出豫让毁容之后的牺牲和勇气；重塑了聂政的武生形象以引出他隐身市井的无奈；虚构了山崩地裂的场景加强了曹沫出场时的戏剧效果；凭借肃杀的气氛烘托出刺客们壮烈悲怆的胸怀。郑问以中国传统的水墨风格入画，在创作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时，他发觉“以往的表现技法，都不适合表现刺客列传所需要的意境”，直到交稿期限紧迫，才突然有了一个灵感——为什么不以中国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故事？正是这样的灵感，让郑问体会到水墨独特的味道实在难用其他画材取代，也让他由此确信：在不久的将来，水墨将成为中国连环漫画的主流之一。

新版的《刺客列传》在郑问先生去世三年后重新出版发行，这也是该部漫画的首个简体中文版本。图书以右开竖排的版式设计呼应了主题的历史厚重感，在每一位刺客的故事之后，还附上了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的原文，供读者参考和对照，另有一番情趣。此外，书中还收录了其短篇漫画作品《最后的决斗》《仙剑传奇》和《剑子手》，均取材于民间故事，以水墨漫画继续诉说着他心中的侠、义、情。

郑问先生说，《刺客列传》是他用“心”来画的作品。于是，两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能有幸透过这一格格的水墨漫画，再看到荆轲和着好友高渐离的击筑之声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

野山路

肥西 张建春

说是野路，还是有路的，只不过人走得少些。路是人走出的，不常走往往又迷失了。野路如藤在山中攀援，环环绕绕总要通向一个目标，一块石，一棵树，一株草药，甚或是一个传说。我们避开大路，选了条僻静的山路去走，走走停停，短时间以为失去了方向，但总是峰回路转，找到开朗。

清幽静美，是野路给出的交待。山景曾过于熟悉，陈列在划定线路的两边，景在此处有，别处也有，看多了，反而寒心。野路就不同，陡然会有惊喜，兀自又有诧异，一惊一诧，带给的自然妙趣和氛围。野路常闪身没入灌木丛中，凭着感觉和判断，才能继续下去。早春时分，灌木绿或鼓着劲在绿，阔叶在山地落了一层，路就铺在落叶上，柔柔的弹性十足，上面有小兽的足迹，闲闲适适，露出悠然和自得。人闲桂花落，山闲兽迹新。我们行走的脚印被落叶弹起，会留下什么呢？

蒲公英黄色杯盏，浮动在山路上，绿色隐于落叶，倒像是野路开出的花，缘路，不紧不慢，傍着脚步走。山景要拨开乔木和灌木，才能依稀地看出另样的大概的美，惊鸿一瞥，移步换景，有时还会被突突的山石打断，令人慨叹美丽转瞬即逝。野路自具一格，钻进一处旮旯，呈现一个角度，残缺之美，犹是怀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。一根粗壮的竹鞭横亘在野路上。山坡连绵竹海，山岙杂草横陈，山石坚硬，竹鞭犁不开行走的通道，它将自己的身子坦白地交给阳光和雨露，慢慢游走，探路，过路。相信不要多久，山岙里就会竹声四起。我独自去想，野路和竹鞭，都是岁月巧妙设置下的绊索，它们绝不想绊倒些什么，只是在悄悄地提示，生命顽强。

越过竹鞭，我们竟听到了拔节的声音。野路边，参差石塘。塘口大小不一，圆润或狰狞，个性迥异。塘是采石遗落的，如一个个伤疤。伤疤比伤口痛，伤疤有记忆。曾经的炮声隆隆已经远去，陷在山石里的伤疤还在说话。野路绕塘而走，碎花无语，布下密集的迷阵。凭一条野路，沉重的石是如何搬运而去的？水情在塘口里丰满，过多的水意，让春山温柔。小鱼成阵，细啜山的宁静清幽。鱼从何处来，随山水、随风声，还是鸟的翅膀带来的？认真品味，应和野趣的山路有关，山路悠悠，有什么不能运进运出？山深路清幽，野藤缠绵的山路，一头栽进了沉寂里。一只走兽远远迎接我们，溜圆的眼睛，透出十二分自信。同行的朋友，自此有了话题。焰在这山里长大，所走的野路就是他带上的。他说，若干年前，曾牵着狐狸在山路上走。我们大叫，聊斋呀。焰言之凿凿，山路悠长，一人漫步，有狐牵动他的衣角。狐好生可爱，他便牵起狐的手，一路走去。焰的妻子不乐意，拧焰的耳朵，追问狐狸精是谁？当是传奇，一行人哈哈大笑。倒是焰牵起了妻子的手，恩爱有加。焰又牵狐于野路，我们击掌。

小兽跃入山林，一路绿随，山花开得欢。野路被树打断，树太大、太老，一条路终是要去转弯。树是山的留守者，更是山的精灵，路让树，让出了胸怀。老树吸透山岚之气，苍翠、精神，树枝头缔结的鸟巢，粗犷中隐约有灵秀，无鸟在巢，却能听到啼鸣滴落野路的敲击声。我们环树而欢，心中漾动绿的涟漪，山路铺开，树该是路打尖的驿站吧，小作停留，可走得更远。

没有一条路是笔直的，野路弯弯，弯处多思忖，旷野多胸怀。头天晚上雨，给野路以更多的内容。六月雪小绿初初，如春天的心跳，怦然中不卑不亢，再大的冤情，也要用花来表述。草木心是真正的心，藏于偏僻，花事不减，开与谁看，绝不是花开花落的理由。我们的行走踢落了一朵朵挂在绿叶上的雨粒，这些草木的最爱，被碰痛了、击碎了。我突然后悔，不该没入野路，山一隅的静悄，又一次被扰乱了。

野路边，有草药点缀，我采上一束，它将割去我的顽疾，山草枝叶锋利，山野的风磨过。

古树连深竹，高门对远丘

潜山 方卫东

“占庄老屋”坐落在天柱山东南麓的余井镇田乐村，距离潜山市区10公里，无论是建筑规模，还是保存现状、文化品位，在潜山的古民居中都是最可称道的。初次来到占庄老屋你一定会被它开阔优美的地理环境所倾倒。屋后是山，两边是起伏连绵的小山岗；门前是两亩大的池塘，塘前面是数十亩良田，远处横亘着一带矮矮的小山丘。“古树连深竹，高门对远丘”——整个山庄依山就势，明堂开阔，气势轩昂。

“占庄老屋”坐北朝南，以木构架为主，注重装饰，小青瓦，马头墙，明七暗九正五进，四纵四横，布局严谨，具备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。从大门到厅堂，一进比一进递高，寓意“步步高升”。与皖西其他古民居不同的是，“占庄老屋”采取徽派建筑大厅式结构样式。正厅为明厅，是整套住宅的主体部分，主要用于礼节性活动，正中入口设屏门。日常从屏门两侧出入，遇有礼节性活动，则由屏门出入。

正厅有东西对称的16根立柱。厅内雕梁画栋，花鸟虫鱼，人物故事，栩栩如生。厅内设置汉白玉铺成的大天井，四面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，水聚天心，四水归堂。天井下水道设钱币状外圆内方的外盖，寓意财不外流。大厅前后东西走向的巷道均以小天井采光，通畅明亮。正房与厢房相连，主巷与支巷相通，闭户自成院落。正房木格花窗，也饰以吉祥图案，过枋、撑拱、雀替等构件饰卷草花卉、瑞兽飞禽，并施彩绘，美观别致。堂屋两侧的菱形砖窗简约美观，通风透光，设计十分巧妙。

“占庄老屋”始建者是迁潜余氏第19世祖清代乾隆时奉直大夫余行笃，扩建者是大学士余法锬、候选县丞余云溪，算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据《潜山县志》记载：“余法锬，字钰山，豪侠明大体，好善乐施，受乡里人尊敬。”余井余氏在乾嘉

时期富甲一方，是潜山的世家旺族，于是大兴土木，兴家扩业，传世显荣。坊间传说：占庄，徐庄，马庄，是同一地理先生，在同一时辰，起脚上樑。一个时辰2个小时，三个地点。地理先生前后左右来回奔跑，为了赶时间，快马加鞭还嫌慢，只得用妇女纳鞋底铁锥子扎马屁股来加快速度，最终跑死了一匹马。

潜山余氏集官、贾、儒于一体，“以才入仕、以文垂世”者代不乏人，“占庄老屋”的设计者和续建者也十分讲究建筑的文化品位。所以“占庄老屋”的看点很多，令人玩味的地方也不少。比如祖厅正中的这块“绍荆堂”牌匾。有人说这个“荆”字是族规祖训的象征，“绍”是承继的意思，寓意继承先人荆棘事业；有人说这个“荆”字是指王荆公王安石。前者有道理，后者则很勉强。900多年前王安石在潜山任舒州通判，以悯农重农、勤励政事出名，而且后来官做得很大，普通的徽商应该不会用王安石的故事来教育后代，这有点牵强附会。

唐代许浑《题崔处士山居》诗里有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橘林无实子孙忙”的句子，后来还流传一副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砚田无税子孙耕”的对子，“绍荆堂”的“荆”字应该是指“荆树”。据南朝梁吴均《续吴潜记》载：汉代田真、田庆、田广三兄弟分家，决定把院中的紫荆树也分三段，一家一份。第二天砍树时，紫荆却枯死了。田真见此情景，对两个弟弟说，这树听说分三段都难过死了，我们还不如树吗？说完悲不自胜。三人决定不再分家，而紫荆树居然又复活了。

占庄老屋西头有一棵树龄两百多年的枫香树，周边很多村民反映晚间能听见大树的哼哼声。现在老屋的后代们大多已经搬迁到条件好的城里去居住了，只剩下这饱经风霜的老树陪伴着老屋，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老屋的前世今生。